抗戰日報

第三八五號
編輯部：山西興縣郵局轉
營業部：山西興縣城北關
每逢星期二、四、六出版
定價每份五角每月六元五角

駐蘇各國使節 遷回莫斯科

新華社延安十四日電：莫斯科訊，遷往古比舍夫歷時一十三月之久的各國外交團，現已陸續遷回莫斯科，第一批為中國、南斯拉夫、加拿大、澳洲等國大使館公使館人員，其他各國使節亦將於下週遷回，本月底以前可以完全遷移完竣。

八分區軍政民積極動員
開展反搶麥鬥爭
我軍深入平川打擊敵偽

（八分區訊）我八分區軍民正對敵進行着激烈的反搶麥鬥爭。敵寇為解決其日益嚴重的糧荒，於夏初即擬定搶麥的計劃，六月九日汾陽偽縣署召開討論執行，以偽縣知事王西林為首組成偽「收集食糧督勵班」，專司領導搶糧。繼之偽四五兩區公所亦召開偽村長副會議，令偽四區各村出大小麥共三千石，偽五區各村出小麥一萬二千石，大麥九千六百石，偽合作社亦宣佈締送「糧食配給物資」威迫各村民衆締送，否則，以股票（過去被強派的）作廢，不許買東西來恐嚇民衆，並提高日用品物價，壓低糧價，敵偽軍四出活動，沒收搶掠民糧，民衆惶惶不安。

針對敵人這種陰謀，我八分區軍政民積極動員，打擊敵寇搶糧活動，發動民衆插架鋤奸，站崗放哨，正規軍、游擊隊、基幹隊則主動出擊敵人，封鎖要道隘口，活動於據點附近，阻止敵寇搶糧。六月末，我軍一部深入到距汾陽城十五里的平川，次日與敵一十八大隊田尻中隊接觸，敵四十餘名全部被我沖垮，死傷十餘名（內小隊長一名）。收敵會合縣城汾陽敵偽百六十餘名企圖報復，我軍奮勇抑擊，某地基幹隊亦趕到配合作戰，敵死傷二十餘名（內有一個指揮官）。殘敵又被打得抱頭鼠竄。七月初敵集中兵力一百四十餘，附以強大的火力，在汾陽四區趙莊建立據點，用大砲向安樂村、後溝、開堎莊等村轟擊平民住宅，死傷民衆五人，威迫民衆於三日內交糧，並在開堎莊搶去小麥約百餘石。我軍聞訊，當即趕往該地打擊敵寇，十一日在後溝，十二日在相子園等村，搶糧敵寇，均為我軍擊潰，反搶麥鬥爭正在勝利開展中。

我軍深入忻縣平川 掩護群衆完成麥收

（忻縣訊）我軍某部深入平川，保衛夏收，歷時半月現已勝利完成任務。當夏麥初熟時，忻縣城內敵人下令每畝麥子強徵白麵九十斤，十日內派敵軍下鄉徵集。群衆對此正極為憂慮之際，我軍乃適於此際向平川挺進，第二日即與搜掠麥敵人發生戰鬥，敵遭意外打擊，竄回據點，隱匿不出。奇村敵五十餘，於五日拂曉出擾，適遇我軍向南轉移，敵寇懼怯，高呼「八路來了」，一槍未發，逃回據點。我軍在平川縱橫往來，穿插於各據點之間，敵各據點間交通斷絕，日夜戒嚴。即使收到漢奸報告，也多稱「八路多，不行的。」不敢外出。在我軍英勇掩護下，平川民衆，不分晝夜搶收夏麥，老漢婦女都參加收割，不到半月，已全部收割完畢。在夏收中，群衆對敵鬥爭情緒更加提高，敵人曾派遣漢奸二人到某村偵查我軍行動，群衆一面監視其行動，一面即報告部隊扣獲。部隊所到之處，群衆無不熱烈慰勞，親切表示他們對部隊的敬愛。

交西人民熱愛軍隊 冒險搶救傷員

（交西訊）交西人民在槍林彈雨中冒險搶救傷員，表現了對軍隊無限敬愛。前月我軍與敵寇在某地展開激烈戰鬥，基干隊員張增立，在英勇戰鬥中，中彈倒地，抱着痛罵準備犧牲，村中一位老太太聞急出，冒險上前把張同志攙扶回家，趕緊將軍裝換掉，武器掩埋，由被子將張同志蓋好，親自坐在炕旁守候，不久敵人闖了進來，老太太鎮靜的說：「這是我的兒子，病了，剛才吃上藥。」一面說着一面又裝着去找藥罐，把敵人瞞了過去，張同志因此獲救。同一戰鬥中，某村代表把家裏人隱蔽在高山稠林後，忽然看到兩個同志負傷了，他不顧一切的衝上去，一連將兩個傷員揹了下來。這種不顧生死，奮勇搶救受傷戰士的精神，使人敬佩。

甘地等被捕已一年 印人一致要求釋放

新華社延安十四日電：本月九日為印度甘地及國民大會其他領袖被捕一週年，各地印人一致要求釋放國民大會領袖。據路透社消息，甘地故鄉阿麥達巴達罷市，加爾各答商店停業，於德拉斯舉行平靜之民衆集會。在此等罷工罷市以及集會之各種行動中，其共同的要求為立即無條件釋放國民大會諸領袖。又訊，「美國自由印度委員會」一會員多人，於本月十二日在華盛頓主要街市遊行，手持標語，散發宣傳小冊子，亦有與上述同樣之要求。

× × ×

美與阿比西尼亞 簽訂互助協定

新華社延安十五日電：塔斯社華盛頓訊，國務院宣稱，美國與阿比西尼亞根據租借法簽訂互助協定，此協定與美國和英國蘇聯及其他國家所締結者相同。

布列安斯克前綫 蘇軍收復卡拉車夫
德梅特羅佛斯克亦攻克

據新華社延安電：莫斯科消息：八月十五日，布列安斯克方向蘇軍擊倒敵人抵抗，在頑強巷戰後，佔領卡拉車夫（在布列安斯克東二十哩，奧勒爾—布列安斯克鐵路綫上），同一方向，蘇軍並繼續前進六到十公里，佔領居民點七十處。卡拉車夫南二十哩的德梅特羅佛斯克亦由蘇軍收復，並沿卡爾科夫—布列安斯克鐵路向阿斯塔夫進攻。卡爾科夫方向，蘇軍擊退敵人反攻，向前推進，自西北與東南包圍德寇精銳一部，切斷其主要交通綫，大批德寇敗退中。斯伯斯德綏斯克區前進的蘇軍，繼續改善陣地。其他各綫仍有活躍的偵察活動和砲戰。蘇軍於十四日，擊毀德坦克七〇輛，飛機四架。

新華社延安十六日電：莫斯科訊，蘇聯元帥斯大林頒發命令，命名佔領卡拉車夫的四個蘇聯步兵師為卡拉車夫師。

動員全軍力量制止內戰
新四軍頒政治動員令
陳毅軍長於「八一」舉行大檢閱

新華社華中十五日電：自國民黨內的反動派撤退河防駐軍陰謀進攻陝甘寧邊區的消息傳至華中後，此間新四軍全體指戰員極為憤慨。已了到「全軍的力量來制止內戰挽救危亡」，新四軍軍部門於七月十五日對新四軍全軍下了政治動員令，軍首長頒布了告全軍將士書，命令全體指戰員在思想上和行動上準備好一切，以便隨時進入更艱苦的鬥爭的戰鬥。又頒佈了告華中根據地同胞書，號召民衆起來，堅持團結堅持戰鬥。八月一日，新四軍陳軍長毅復在華中某地舉行大檢閱，參加檢閱有砲兵隊、重機槍隊和全副武裝的步兵隊×××人。陳軍長首先檢閱步兵隊伍隊形，演習劈刺和大刀，然後檢閱砲兵，在整個檢閱中，瀰漫着濃厚的戰鬥空氣。全體指戰員的英勇動作，顯示他們是一支不可戰勝的鐵軍。陳軍長對於這一檢閱，表示十分滿意，他說：今天的演習，正表明我們力量的強大，任何人膽敢向我們進攻，我們一定可以粉碎它。在掛了八月一日這一革命紀念日時，陳軍長指出八月一日是我黨創造軍隊的紀念日，我黨革命武裝從創造那一天起，十六年來的歷史，都是和毛澤東同志分不開的，我們大家在毛澤東同志領導之下，任何人向我們挑釁，都會自食其果的。陳軍長進而向大會報告六年來新四軍委曲求全的苦衷，他很沉痛的指出抗戰六年來新四軍的歷史，也就是國民黨內反動派特務份子的搗亂史，他們向新四軍進攻，稱新四軍為「叛」軍，為了國家民族的緣故，我們都忍受下去。但是不料他們竟墮落到這步田地，和敵人勾結起來，命令李長江、楊仲華、徐繼泰等投降敵人來襲擊我們，這是我們難以忍受的。我們所以一再讓步，都是為使國民黨內的反動派覺悟民族危機，走上抗戰大道，但反動派還不知悔，今天又要進攻陝甘寧邊區，實在是極痛心的事。我們是堅持團結的，但如果一定要破壞團結破壞抗戰，向我們開槍，那我們也是早有準備的。（全場人員響雷的高呼：「我們已經準備好了！擁護軍首長！絕對服從命令！」）果真那種不幸局面到來，你們既然保證服從命令，聽指揮，我也向你們保證很好的領導你們打擊反動派的進攻，我們的一切努力，都是為了新中國的勝利而奮鬥，是不容置疑的。至此，全體指戰員高呼「絕對服從命令！」「反對國民黨內反動派進攻邊區！」「援助邊區保衛邊區！」「我們已經準備好了！我們一定會勝利！」「中國民族解放萬歲！」等口號。大會在極端熱烈與緊張情緒中散會。是日晚間，又開全體軍人大會，由潘漢年同志主席，陳軍長出席講演我黨在歷史上對大地主大資產階級反人民的鬥爭經驗，警告全軍要提高警惕，號召全軍在毛澤東同志的旗幟下，為堅持團結堅持抗戰而奮鬥。副軍長張雲逸同志繼續號召全體要服從黨的領導，保持和發揚我軍的優良傳統，提高警惕，加強自己，以擊退任何方面的進攻。接着幾位戰士代表登台，向軍首長及大會保證他們絕對服從命令，聽從指揮，萬一反動派要進攻，我們將不惜犧牲一切戰鬥到底。印刷廠工人代表說他們願從今天起增加工作時間，提高工作效能，提早完成工作任務，在必要時他們還願意拿起槍來為保衛他們自己的政黨——中國共產黨而戰鬥。婦女代表表揚同志代表全體婦女同志，保證他們願站在自己的崗位上加緊工作，完成任務，更加鍛鍊自己，提高自己，以回答國民黨內反動派的陰謀。軍供給部衛生部代表當場把他們生產和節約中所積集下來的一萬元作為獻金，由軍部轉呈黨中央，以慰勞保衛陝甘寧邊區的將士。最後，大會全體一致通過致電中共中央電，即於熱烈的口號聲中閉幕。

美機襲巴里八板 敵存油被炸起火

據新華社延安電：西南太平洋盟軍總部宣佈，美四引擎轟炸機於十三日轟炸婆羅洲東部巴里八板港，數大煉油池爆炸起火。巴港距澳洲二千五百哩，存有日寇準備在西南太平洋作戰使用的大量石油。又同日，美重轟炸機在臘拉摩投彈一七一噸。新幾內亞島上盟軍，有一處離臘拉摩只剩四里。

離石民衆 萬人簽名反對內戰

友軍家屬寫信給自己的子弟 再三叮嚀萬萬打不得八路軍

（離石訊）離石群衆自動發起反對內戰簽名運動，簽名者九千餘人，同時聯名函電蔣介石，呼籲制止內戰挽救危亡。十六位小學教員，自動組織數個宣傳隊，日夜向群衆宣傳解釋。八路軍新軍抗屬二十餘人，均給兒子、丈夫寫信，告他們要誓死保衛邊區，保衛父母妻子兄弟姊妹在家的安居樂業生活。友軍抗屬白成、劉伯學、劉大功、劉培華、白克昌、陳候銀等多人，聽到國民黨反動派要驅使他們的子弟，進行內戰，均心焦如焚，到處奔走託人給自己的兒子寫信，要他們不要打八路軍，下面是友軍抗屬一封聯名動人的信札：

「自從你當兵走了以後，咱們的家在八路軍和政府的幫助下，安居樂業，有吃有穿。家裏人只盼着你打走日本鬼子的勝利消息，好回家團圓。「不幸的消息傳到咱們家裏，聽說你們被當官的調去打邊區，自家人打自家人，這是萬萬做不得的事情。八路軍待咱們家裏這樣好，你打他就同打你父母妻子一樣，如果當官的硬要叫你攻打邊區，你就趕快跑回家裏來，來保衛家鄉打日本。如果跑不回來，你放槍可要向天上放　要求長官也不要打邊區。你可要記住呀！」

國民黨員王繕先生 斥國民黨反動派

「共產黨能實行我們總理的主義，所以我要擁護共產黨。」

（本報訊）國民黨反動派破壞團結抗戰的罪行，激起行署行政委員王繕先生的深切痛恨。婁家川口與石門莊聯合舉行民衆大會時，他雖抱病在身，猶冒暑赴會。他是國民黨員，本其中山先生忠實信徒之立場在會上對反動派罪行痛加申斥。他一針見血的指出：些依賴外力剝削民脂民膏過慣腐奢淫逸生活的國民黨反動派，是怕抗戰勝利不能再搜刮民財，所以甘爲日本帝國主義效忠盡孝。因爲開會時主席恭讀「總理遺囑」，引起他許多感慨。他回想到十九年前的情況：「我們總理於民國十四年三月十二日在北平逝世的時候，深恐黨內同志不能繼承他的遺志，所以一再囑咐「務須依照余所著建國方略、建國大綱、三民主義及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宣言，繼續努力，以求貫澈」。不幸總理死後，我們國民黨內袞袞諸公把他的話完全置諸腦後。」撫今思昔，不禁感慨系之。

講到國民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宣言，他指出這裏所主要的就是聯俄聯共扶植工農的三大政策，而這是孫中山先生革命思想最成熟的階段。「他爲什麼要聯俄呢？」王先生敘述道：因爲俄國革命是世界最澈底的，它將人類社會的不平等黑暗現象，澈底的消除了。我們總理看了蘇聯革命的成功，覺得中國革命要成功，非學蘇聯不可了也非取得蘇聯的幫助不可。

關於孫中山先生爲什麼要聯共？他說乃是因爲民國十三年國民黨改組以前，黨內大多數人都向權勢要津方向去活動，腐化墮落使他失望，因此提出聯共政策，與共產黨合作國民黨。「當時有人問總理：「你爲什麼要聯合共產黨呢？」他很沉痛地說：「我見我們國民黨內部多數人已喪失革命性，這好像一個人身體血液不清，必須打清血針一樣。我看共產黨對於國家民族最負責任，它是革命最堅決的，我們將來要想革命成功，非以共產黨的血液注射到國民黨內部不可。」這是我們總理早已感到國民黨的黨員不能繼承他的事業，所以希望國民黨的心理，轉移到共產黨身上了。」「爲什麼要扶植工農呢？因爲工農佔人類最大多數，又是最有功於人類社會的階層，工農的吃飯穿衣問題如果解決不了，就使是革命不澈底。」

講到孫中山先生「和平奮鬥救中國」的遺言時，他批評國民黨十年來對之置若罔聞，反而擴大了十年內戰，傷損了國家的元氣。「正是共產黨對總理的團結精神奉行了起來。比如年來爲了堅決抗日，國內必須和平團結，共產黨人不惜聲嘶力竭的向全國人民呼籲。最顯著的如西安事變，共產黨力主和平解決，一方面向全國打電，一方面派人從中斡旋，這種「和平不計私仇的偉大胸襟，誰人能夠不佩服呢？其他如平江慘案，皖南事變，都還不是共產黨爲了國家民族隱忍受屈嗎？」對共產黨六年來的英勇奮鬥，他表示深切的敬佩。他追溯到抗戰初期，國民黨軍隊節節敗退，八路軍新四軍以低劣的武裝憑熱血與敵人搏鬥，從敵人手中奪回大好河山，建立了許多根據地，拯救了廣大同胞，其處境之艱苦，鬥爭之殘酷，任何軍隊無與倫比，而國民黨一部份人猶誣衊人家爲封建割據，這豈是有此理！」他痛心疾首地提出質問道：「難道一任其他部隊將國土放棄，而不准共產黨所領導的軍隊去收復嗎？收復了便成了『封建割據』嗎？」

「至於『救中國』方面」，王先生說：「我們拿西北所有軍政機關來看：上自首長，下至幹部，一年穿幾雙襪子的時候能有幾天？幹部帶頭撥發，是他們的家常便飯，背行李爬山路是他們的日常生活，其他非共產黨所領導的地區，其軍政之風是怎樣呢？共產黨爲了減輕人民負担，實行精兵簡政、自力更生，爲了改善人民生活，實行減租減息、交租交息，其他如實行民主、提倡生產等等，不都是爲了「救中國」嗎？現在凡共產黨所領導的各抗日根據地，人民都豐衣足食，這不是由共產黨人的血汗精力換來的嗎？」

結束語中，他那愛國的熱情尤爲感人，全場一致報以風發般的掌聲，他向會場群衆宣召：「諸位父老兄弟們！我們是中華民族的兒女，我們是有良心的人，誰能爲我們解除痛苦，我們就擁護誰。我是一個國民黨員，誰能實行我們總理的主義，誰能奉行我們總理的革命精神，我就贊成誰。現在中共中央所領導所實行的新民主主義的政策和我們總理三大政策一樣，所以我要擁護共產黨。現在中華民族好比有兩大家人家，一個是縱慾無度的國民黨，一個是艱苦樸儉的共產黨，國民黨反動派不想努力打日本，却千方百計想破壞共產黨、謀害共產黨，這就是不知人間有羞恥事，我們應當羣起反對！」

河曲縣府 規定夥種減租辦法

不投資者不能認爲夥種

（河曲訊）抗聯在夏收中進行減租交租工作，據曲峪一村調查：今年該地租地形式以夥種爲主，地主不投資，且以對半分者最多，現款租地者次之，租額亦比往年超過一倍以上。爲執行減租交租條例，根據「」精神，縣府規定：夥種不投資者，原則上不能認爲夥種，減租時，先要從總產量中扣除佃戶比往年投資所多部份，夥分不得超過四六，再從地主所得中減百分之二十五。投資一半者，不得超過四六分法，再從地主所得中減百分之二十五。投資全部者，不得超過對半分，再從地主所得中減百分之廿五。現租過高者，地主退出比往年多交部份。現平川各村，此項工作正在進行，減租以水平地爲主，又以夥種減租爲要。

擁軍模範苗潤身

本報記者　富郎

去年從興縣參加了勞動英雄大會回來，苗潤身就向村長叮嚀過：「以後有傷兵路過，或是公家人沒處吃飯，你就給我說一下，咱一定要給安頓吃的，送些盤費。」

因爲老苗的村子不靠大路，一月兩月過去了，一直沒見過路的傷兵，他的「愛抗日軍」的心願總是得不到表達的機會，五月間，各地擁軍運動開展了，老苗等得不耐煩，一嘆，我下保德縣慰勞一趟傷兵去吧！」於是他開始買雞蛋，這家十個，那家八個，收了幾百顆，又叫王區長給寫了封介紹信，就到五十里以外慰勞了一次傷兵。

他是一個抗屬，可是他不要公家優待，寧願自已多做些。他又是村裏的代耕隊長，春耕剛一開始，他就設法給一家要代耕的抗屬先按上種，鋤的時候，他和他大小子親自給那家抗屬鋤，鋤的很細，在那塊多地上花了兩個半工。「人家只有這一點點地，不給鋤得好些還算優待抗屬嗎!?」

五月初，村裏有三戶抗屬糧食發生困難（公家優抗米還沒撥下來），老苗就自動捐出六斤小米來，給每家分了二斤。他自已雖然常吃糠，不捨得吃一頓乾撈飯，可是他只要能吃上飯，總不能叫抗屬餓着。

上月一個受傷的幹部經過他的村子，老苗天黑從地裏回來，老婆告訴了他一個消息，第二天一早，便到街上去掛白麵，人們詫異的發問：「你還捨得吃白麵？」「不是我吃，是給咱村下來那個受傷的同志吃的。」「你認識他嗎？」「人家打日本受傷哩，咱們還不該慰勞人家一下!?」他將買好的一斤白麵，送到那位受傷同志那裏，像對他的親友一樣：「沒好吃的，只有一點點麵，你是吃麵條呀？還是烙乾糧呀？」

「八一」前幾天，河曲的老百姓都在寫慰問信，送慰勞品給八路軍過生日，苗潤身更忙得起勁，他爲了祝賀八路軍，就和他老婆磨了一升麥子，做成蒸兒月餅，送給駐在二十里外的軍隊，他說：「八路軍是老百姓的軍隊，老百姓都要給他過生日。」

前幾天，專區一個收公糧的同志住到他家裏，他老婆給擀了一頓黃米飯吃。晚上他回來了，又囑咐老婆給推一副白麵。第二天四更多天氣，她就在小磨上磨上麵了，早早給做了一頓麵條。那位同志走時照例留下了糧票，她特地趕到村公所一定要把糧票還給他：「我們是勞動英雄，開荒地不出公糧，吃兩頓飯還要丟糧票!?」

老苗爲甚優待公家那麼積極呢？人們常常打問他。「人不能忘了本」，他回答說：「我現在爲甚有吃的？爲甚沒有餓死？還不是靠公家法令上規定叫咱開荒地！」是的，他原來是半畝地也沒有的，多少輩以來，他都是靠手藝——糊箱、油漆、作紙紮過活的，從敵人來了之後，這行手藝就慢慢背了時，後來他又跑了兩年口外，但在敵人的統治與掠奪下又去不成了。就在這時，新政府建立了，規定可以開墳地，「在以前窮人連人家墳塋一根草也不敢動，不要說開墳地了。」這一下老苗可有了活法了，就領着過去受不了苦的大兒子和十二歲的小兒，墾地的墾地的開墳地，一家雖然都是半路子莊戶人，可是靠他的勤勞，前年就開出了十五畝墳地，打了十石穀食，去年又開了十來畝，今年又開了四五畝，這樣他就種上了三十多畝地，依靠自已的辛苦生產，省吃儉用，政府又免徵公糧，年時買了一個小犍牛，今年又買回了四畝來地，他的光景是夠得上個中農家庭了。「吃水不要忘了掏井人」，老苗時常向人們這樣說。

他兩受過公家兩次搭救，都是在新政權建立的那年，一次是他病了，家裏一點吃的也沒有，公家給他散了一斗糧食，這才把他救活了。另一次是那年敵人大「掃蕩」之後，給人家作營生誰也不要，眼看着又沒活法了（那時他還不種地），公家一下給了七斗穀子，這才把困難又渡過去。「公家在難中搭救過咱，只要我有一口氣，都是忘不了的。」

「可是我以前甚也不懂的，不知道愛公家，只盼給自已打鬧的吃上了就算了。」他說：「從年時到興縣參加了勞動英雄大會，看見公家那麼愛百姓，愛勞動英雄——我去的晚了，人家都評論完了，還一樣那麼好的招待，發給我獎品……。從那以後，我才知道老百姓也應該好好愛公家才對！」

「公家愛百姓，百姓愛公家。」這是苗潤身從經驗中認識到的眞理，並以此來身體力行。

偏關檢閱民兵

張占小隊榮獲冠軍

（本報偏關訊）民兵中隊長張占，帶領該村民兵小隊九人，兩次遠距離收割敵當線，縣武委會特籌賞本幣九十元，並在全區民兵檢閱大會上號召大家向他學習。該小隊以前從未到敵佔區活動過，在張占的鼓舞下，他們大胆地收割了敵人的當線，並不顧敵人投擲兩顆手榴彈，敵僞在驚慌中，往城牆內亂射了半天。不久該小隊又第二次出動，同樣滿載而歸。在七月十五舉行的全區民兵檢閱大會上，張占所領導的民兵小隊榮獲冠軍。

貿易三分局 運回食鹽解決民困

（三專區訊）夏收農忙之際，運鹽腳戶減少，臨縣一帶鹽價上漲，凡感供不應求，貿易三分局爲解決人民食鹽困難，出高價僱牲口一批，運回鹽並低價出售。現鹽價已漸漸回縮，群衆對貿易局此舉表示感激。

「打倒巴多格里奧」
米蘭八萬人大示威
意鐵路員工罷工拒運物品赴德

據新華社延安十五日電：意大利邊境消息，八萬米蘭居民於十三日舉行大規模遊行示威，高呼「打倒戰爭」、「打倒巴多格里奧」等口號，並在廣場上開會，要求立即停止戰爭，組織「真正的國民政府」。示威者有工人、職員和在野黨黨員。

另悉：米蘭那——葛尼闊、威尼斯——維也納兩鐵路意籍員工，響應波爾桑諾車站意員工拒絕將貨物運到德境的行爲，舉行罷工。德寇對此十分恐慌，因罷工妨礙將意大利企業、原料和重要物資運到奧地利。同時，該地區鐵路工人破壞鐵路聯系，毀壞車廂。德寇已要求意當局採取緊急措施維護交通，並急調工人由德到米蘭那。

炸了橫跨奧卡河上的一切橋樑以及水力站、浴室、牽引機、修理廠與奧勒爾州最大的醫院，破壞了自來水廠、師範學校以及數十所小學校校舍。德軍佔領奧勒爾的第一天，就闖入居格洛夫博物院，將一切書籍手稿和畫片拋出屋外，並把居格洛夫半身像打得粉碎。一週以後，法西斯匪徒便爲他們的士兵在這所房屋中成立酒館，

希特勒劊子手並在奧利克河右岸的碉房中設置了屠殺奧勒爾和平公民的施刑室，在城郊設立了蘇維埃俘虜營，平均每天有九十具屍體從那裏搬出來。在紅軍開到以前不久，德軍實行了若干次圍捕，七月底某日，有一千蘇聯女郎因拒絕到德國去做苦工，慘遭希特勒匪徒拔槍殺。同時，德國憲兵在奧勒爾街道上張貼命令，強迫十四歲和五十五歲的男性市民到德國工廠中服役。但是蘇維埃人民沒有在強暴面前屈服，他們堅信死亡的命運已向殘殺的希特勒匪徒招手，蘇維埃解放之師，不久就要到來，果然奧勒爾人民的信念並未落空。

英機夜襲柏林
·維也納米蘭被炸損失甚大·

據新華社延安電：英國蚊式轟炸機於十四日夜再襲柏林。美機亦於十三日夜轟炸維也納納粹新建立的飛機工廠（該廠每週至少能製飛機卅架），毀壞新造成的米式飛機四百架。此外，英機並曾於十四日轟炸米蘭，該地工業受重大損失。

又據斯蒂芬尼社宣佈意政府聲明：經教皇的斡旋，羅馬已正式宣佈爲不設防城市。對這一聲明，英方明確表示：英政府態度不因此而有所改變，意政府片面的宣佈，當然不足以阻止盟方軍事行動的充分自由。

西島盟軍分途前進
直搗軸心重要防綫

據新華社延安十四、五兩日電：西島盟軍陸續進佔若干重要城港，直搗正在崩潰的軸心防綫之關鍵地帶，現到達離墨西拿卅八哩之處，四邊用無情轟炸襲擊之德寇。美第七軍沿北海岸東進，佔領弗羅勒斯蒂亞、巴提、畢拉伊諾，現已抵奧里維里港附近。沿東海岸北進的英第八軍，先後佔領吉亞雷、亞勒波斯托、米羅比特蒙特（離墨西拿卅二哩）。最近進展，使盟軍實際上佔領了所有埃得納山，西島戰役已到達軸心軍大規模撤退階段。德寇力圖集中大小船隻，撤離西島，但盟機不斷轟炸，予以重創，十三日，盟機在墨西拿海峽沉毀敵小型船隻廿二艘。

劫後奧勒爾
——呈現出野蠻毀滅的景象

新華社延安十四日電：莫斯科訊，塔斯社記者對劫後的奧勒爾作如下之報導：被希特勒匪徒佔領廿餘月的[illegible]古城奧勒爾，呈現出野蠻毀滅的可怕景象。法西斯匪徒在撤退前，將一切最優美的公共建築和住宅都炸毀了，美麗的莫斯科夫斯卡雅都已完全變爲廢墟，克拉斯那雅、嬌娃卡雅、普希沃克查納雅以及其他街道所殘存的，僅爲磚堆與燒毀的屋樑，希特勒匪徒

羅斯福發表聲明
大西洋憲章二週年
重申民主自由團結原則

新華社延安十五日電：華盛頓訊，昨日爲大西洋憲章二週年紀念，羅斯福總統發表聲明謂：聯合國家刻正處於此一戰爭中最大發展的開端，我們已決心爭取全部勝利，解放之大軍正從事於實現大西洋憲章及民族自決原則的工作。聯合國重申大西洋憲章的兩大目標，即爲：一，尊重一切民族自由選擇其本身政府形式之權利，二，全世界合作致力於全體之安全，同時在國內提高生活水準，調整經濟，實施社會安全計劃。

意瑞電訊忽告斷絕

新華社延安十六日電：合衆社伯爾尼訊，意大利與瑞士間的一切電訊，於今晨起忽告斷絕，原因不明。

敵對南洋加緊欺騙
——利用印奸博斯挑撥英印關係 玩弄僞技在爪哇實行「新政策」——

據新華社延安十三日電：敵在南洋各地，正加緊其政治活動。印奸博斯已到仰光進行活動，在日寇操縱下的「印度獨立聯盟」緬甸支部代表大會上，無恥地以「獨立」的假面具，替敵寇侵略辯護。敵寇的目的，顯然是利用博斯的欺騙宣傳，挑撥英印關係，企圖阻撓盟國反攻準備，並訓練印軍特務。日寇在爪哇亦正實行「新政策」，敵駐爪哇原田最高指揮官宣稱將吸收爪哇人參加政治，在中央設立參議院，在各州設立參議會。各地亦盡量使用地方居民當官吏。但敵人這套辦法還在滅亡朝鮮時就用過，當時朝鮮的「中樞院」，無非是高級韓奸的養老院，而朝鮮人民只能充當只供驅使的下級官吏。

洛川國民黨反動派
橫施暴行民怨沸騰

新華社延安十二日電：據洛川來客談：國民黨內的反動派，爲了進攻邊區，在洛川橫征暴斂，頻繁而無止境的勤員，竟使居民牲口不能卸鞍，往往支差還沒回來，第二件第三件的差事又由保甲長攤派下來。不顧人民的死活，將大量尚未成熟的麥子割去，在麥地挖掘戰壕。每戶且徵麥數百斤麥稭，一個強壯的農民二、三次本即可將麥稭交足，但掌秤的用腳在大捆麥稭上一踩，隨意的說一個斤數，如有要求重新上秤的，就被拳打腳踢，所以被徵數一百斤的農戶，非五百斤不能交差。特務便衣橫行四鄉，農民畏之如虎，他們每到一村，不是派最好的飯吃，便是藉詞勒索。他們喜歡「買」雞，「買」的方法是很奇特的，用棍擲在雞羣中，打到幾隻就「買」幾隻，所給的錢與市價比較，則相差數倍，物主嫌少不收，反要挨罵，民衆畏之入骨。洛川某村來了一個特務，對村民說：「我是『老八』，五十三師怎麼樣了？」群衆知他是假裝的，所以他的話未說完，村民一擁而上，把他捆起痛打一頓，等到甲長回來，急忙制止說：「爲什麼打自己人？」村民說：「我們打『老八』」，那個特務便衣無話可說，只好自認晦氣，快快而去。現時正是農忙時節，但由於上述情形，農民無法進行生產，所以都極痛恨反動派企圖發動內戰的罪惡行爲。

各地反蠶食鬥爭中
我軍戰果累累

據新華社連日電訊，各根據地我軍與敵僞正進行猛烈的反蠶食鬥爭。太行區敵第一混合旅團主力配合僞軍一千五百餘，於七月二十五日由磁縣彭城及安陽舊石出犯，侵入我東西掩城至任城一綫，舉行「清剿」，我軍民實行夜擾襲，四天後敵即竄回原防。[illegible]後，即全面配合實行麻雀戰擾，但該地一千民衆全部他移，我正規軍與民兵又圍困敵僞數日，使敵僞到處碰壁，如磁縣民兵即先後殺傷敵僞指揮官一名以下一三六人。在冀中、冀東的反蠶食反清鄉鬥爭中，我軍在一個月內，共作戰百餘次，殺傷敵僞一一七三人（內有永清僞縣長）俘僞團長以下五百五十餘人，繳獲長短槍八五五枝、輕機槍十六挺、迫擊砲擲彈筒各二，彈藥一萬八千餘發及其他軍用品甚多。我軍共傷亡五十餘。冀南和冀魯豫邊我軍襲入臨清南小洋莊據點，將僞軍二百餘全部解決，並將由平鄉、南陽出犯敵擊潰。共毙俘敵僞五百餘，繳獲輕機槍五挺、槍枝四百餘枝。魯南曲阜、鄒縣，泗水敵僞約二千，企圖襲我鄒東泗南地區，我軍民亦協力反擊，曾一度攻入泗水南關和南[illegible]館，刻仍在與敵激戰中。

法民族解放委員會
承認法共合法地位
·成立小組委員會負責肅清法西斯份子·

新華社倫敦七月十五日專電：（遲到）法國民族解放委員會已承認法國共產黨之合法地位，而對於法西斯化之「法國人民」黨及法西斯之各種組織，則加以鎮壓，因此該委員會在人民中已樹立頗大威信。法國共產黨與「戰鬥社」（大約係戴高樂所領導之在法國境內之戰鬥組織，亦甚有勢力）已成立一般協定，認爲必須成立一商討委員會，由法國地下活動之一切團體，派代表參加，共同商討行動方針。盟軍在西西里登陸後，現在阿爾及爾之法共黨均深致讚揚，法共首員之一——馬特曾向某記者稱：「北非法共剛取得合法地位不久，在此期間，我們一方面已提高北非之戰鬥精神而工作，同時爭取在穩固的民主基礎之上，成立法國北非之真正統一權威機關，此機關須能組織一切法國力量，與聯合國一同在解放法國之工作中，發生最大之作用。北非民衆現正要求法蘭西解放委員會成立法庭，立即肅清若干依然盤據高位之法西斯份子。」

又，法民族解放委員會十二日決議成立小組委員會，有權在北非拘捕親維希及「合作派」份子。前維希內長普秀已在摩洛哥被捕。

×　×

鄂中新四軍
破襲交通攻克據點
·皁寧僞保安第三總隊長率部反正·

據新華社華中電：鄂中新四軍某師於七月初開始反「清鄉」鬥爭，曾先後攻入倉子埠、黃集、張店、姚家集、柳子港、松林崗，並攻克據點十餘處，又將東山崗到青山口松林崗公路和小河溪到花園公路的橋樑完全破壞。敵僞驚惶萬分，僞十一師李寶卿部已開走，並將汪江集、栗集等據點自動放棄。

我鄂中淮區軍民，於七月中旬先後襲擊通洋港，伏擊往宿遷頑敵，攻克方圩、五屬莊、屯廟等據點，連獲戰果。在我勝利影響下，皁寧僞保安第三總隊長顧仁帶官兵九十三人，帶步槍四十六枝，向我反正來歸，備受我軍歡迎。

大後方物價奇漲
——重慶生活費指數較戰前增高一二三倍——

新華社延安十四日電：重慶訊，大後方各地物價近日空前猛漲，若以國民黨實施限價時所指定之三十一年十一月卅日物價爲基數，則七月份上半月各地生活費指數的上漲爲重慶二一一，成都四零六，贛縣二六七，桂林三二五，昆明一九七，衡陽一四零，西安三九二，其間且以米價之物價指數漲率常居先。以食米一項而言，重慶中熟米去年十一月三十日爲每市斗六八元，現漲至一八五元，成都由四十元漲至二六零元，萬縣由四四元漲至一四零元，昆明由四七元漲至二零零元，衡陽由二八元漲至一零八元，西安由八二元漲至三二零元。若與抗戰前二十六年上半年相較，則生活費指數之上漲，重慶在去年十一月底爲一五八倍，現則升至一二三倍，成都由四七倍升至一九三倍。國民黨實施限價政策後，各地物價之狂漲，駭人聽聞，而在物價狂漲下，各階層人民生活陷於萬分艱難的境地。

關中民衆
掀起勞軍熱潮

據新華社延安電：過去十天內，關中各縣群衆掀起了熱烈的勞軍運動，五日，某部副官處招待勞軍的群衆，就忙了一天，伙伕忙着做飯，戰士也忙着收慰勞品。當天，只一個區就送了五隻羊，七十隻雞，四百九十五個雞蛋，十四斤猪肉，九百十五斤麵和菜蔬不計其數。赤水移民勞動英雄，新正模範黨員亦均帶着禮物趕往駐軍，軍民融洽，情如家人。同宜耀女參議員孟老太太親自給戰士洗衣，柳林區二鄉婦會會員自動組織鋤草隊，把駐軍所種八百餘畝地的草全部鋤完。

呂梁文化
第十三期
根據地文社編　民國卅二年八月十九日

民眾憤怒了

孫謙 作　少言 插圖

當投降反動派要進攻邊區的消息，告訴給秦家河民眾時，他們是多麼驚駭呀！「怎麼了？把河防也撤了，那日本人闖進來怎辦？！」我又粗略地把特務份子，已建第五縱隊的陰謀活動講給他們聽。看啊！這些淳樸的農莊漢被激怒了！久經日晒的臉上，湧上鮮紅的血流，很自然地把粗糙的拳頭捏緊。憤怒、驚訝，仇恨的情緒，在他們寬闊的胸膛裏，劇烈地燃燒起來。他們坐不住了，一個一個跳下炕來。「好啊，來吧，王八旦，人血喝飽了，反過來往人臉上吐，老子的脾氣不好了，要打咱就打個痛快！」你聽他們是多麼憤激，又是多麼純真，多麼合於人情！日本鬼子給他們帶來了災難，八路軍領導他們堅持了六年抗戰，抗戰給他們帶來了幸福與光明，他們把全部的精力貢獻給抗戰，一鋤一鋤地辛勤的耕作着，這為了把自己的生活過的更好，也為了更有辦法抗戰，為了準備反攻。而反動派，投降的傢伙，却要把他們用血汗換來的六年抗戰的果實，雙手獻給日寇，他們怎麼能不生氣啊！「不，我們不能饒過這些傢伙！」一個中年的人說：「晉西北大小事都開會，我說，主任代表，晚上咱們開個公民大會討論這事情，告訴區上，縣上和行署，告訴續武主任，咱們不能饒這事情！」這幾句話像給人們找着了倚靠，農民們平靜了。我把報紙裝進口袋裏，蹲下來，聽兩個陝西人的拉話。他們倆個，都是四十來歲，一個是府谷的，一個是神府的。一個是友區的，一個是邊區的。雖然是兩個縣的，而他們的村子只隔一道溝，同井吃水，同廟燒香，他們都是年時冬天搬來晉西北的。對反動派進攻邊區的態度，雖然，照他們自己的話說，住地是「一紅一白」，然而，你聽他們的思想是多麼一致啊！

「怎麼，姑舅，」神府人先開口：「你們又要打我們了。」他帶着回憶的神情，望着窗外的天空。回憶什麼呢？我想是回憶八年前的英勇戰鬥和年時反共份子調兵要打邊區的事吧。但他這樣的發問使府谷人生氣：「我們要打你們？王八旦才打你們。我們盼共產黨，盼八路軍，像盼神神一樣，像旱天盼下雨一樣，我們為甚要打你們？……」府谷人好像受了天大的冤枉似的，重複着這個反問：「……你又不是不知道，我們那裏是個甚天地，你們那裏是個甚天地，你們能吃上白麵，我們，哼！肚皮子，撿不到，我們那裏，活都活不了，誰願意打內戰！你到晉西北是避錢來了，我到晉西北是逃命來了。我們打你們？前年，我搬到你村裏住，不是叫人家用捆麻繩捆回，嗎？你看我們府谷縣的財主回來你們的犯人不如。你們的犯人還講理，生產，我們就是不犯罪，頸子上也常套一條麻繩。年時五月裏，人家 我們挖戰壕，槍眼兒對着你們的，我要思謀：八路軍快來。不想八路軍沒理會，今年，又挖戰壕，又打呀，挖戰壕，打八路軍，老子有工夫睡一覺，這一下算把命來了，試試看，他們要跟着打我，我呀，不是稀鬆的人，給他們點顏色看！」

府谷人很激動，把煙管使勁地向石頭上磕，像捉着他所痛恨的人洩氣似的，返回頭來，向着神府人盯了一眼：「你們就那樣老實，是我的話，準給他們苦頭吃了。」神府人瞪的站起來，滿有自信地說：「我們不做那些沒理的事，不過，他們實在欺侮的沒辦法，也要叫他們看我們拳頭有多少重呢！」「我幫你的忙，狗日的，這些人爬的站不住了，想出路血，髒髒氣。」他們兩弟兄般地鑽到院裏了。

晚霞燃燒着，我跟進大窯裏，參加秦家河的公民大會。主席嚴肅而悲壯，他解釋了集會的意思。農會幹事的臉發着紅光，因為憤怒和仇恨的爆發，他的聲音變的特別響亮而有力。他說：「我是一個貧農，我也是一個生產的勞動英雄，我是在國民黨手裏被吸乾了血的人，共產黨八路軍來了，我翻起身來了，我擁護八路軍，擁護抗戰，和日本人打了六年了，我沒有害怕過，反動派，我更不怕。實說吧，我們流血創造下的根據地，不能平白送給人的，八路軍走到那裏，我跟到那裏。」他把腰帶上插的手榴彈拔下來，掂了掂分量。輪到富農孔石一說話了：「我不管什麼黨，什麼軍，只要他打日本，我就跟着走。我的錢和糧不能白出，我的羊，日本人不能白殺，國民黨反動派要投降，我跟着八路軍走，我要跟着八路軍抗日，再說，晉西北民主政府三三制，大家有份，我樂意跟着他們走！」

大會一致通過給區上提意見，召開全縣群眾大會，給 署寫信，給軍區司令部寫信，請他們給反動派打電報，要他們不要打內戰，把軍隊調回去抗日，再告訴他們：邊區和晉西北不是好欺侮的，來了就沒有他們的活路。自衛隊長下命令：從今天晚上開始，站崗放哨要更加注意，不讓漢奸敵探，反動派的特務份子混進來，他說：「他們要來老虎肚皮下搔癢，咱們就狠狠地給他一口。管他什麼將軍什麼司令，不乖乖地抗日，消滅他們。他們投降日本，反對共產黨，是要害死本中國老百姓，是非反對不可的傢伙。」婦救會今晚決定五天內做一雙軍鞋，一個婦女說不用等五天，她這回家去，把給自己丈夫作好的新鞋拿來，叫我在鞋底上寫上她的名字，她一邊對農會幹事說：「八路軍打日本沒鞋，不要緊，有咱老百姓做，給，先拿上這雙吧，反動派敢來打八路軍，告訴咱八路軍就是他們，不怕沒鞋，咱們加緊再做。」

文化消息

▲……，民間戲劇研究會恢復工作後，積極求工作之深入，三月前當蘇民、陶劍心、裴世昌、路中等同志即分頭進行對根據地現有之郿鄠、陝歌、山西梆子等民間藝術的研究，以將其絲弦曲譜，打擊樂器拌奏法，均有初步的紀錄。當一下作的進行對民間的音樂和戲劇藝術之規律，特點，都有了較明確的鑒理。為了便於普遍的進行研究與批判，接受民間藝術之優點，現正一面編制兩月來的歌曲收穫及研究文字，一面即開始刻印，已完成部份，以求早日問世，附料此種工作，將予根據地文藝、戲劇工作向前推進一步。

▲……文藝工作團紀澗岩同志，到離石後即參加當地民兵工作，進行反掃蕩，及保衛春耕鬥爭。除完成其經常工作任務外，工餘即仍努力詩歌創作，現在已將工作中搜集之離石一帶民歌約二百餘首寄送後方保存。這些民歌完全是抗戰五六年以來的民間作品，除少部份是下層工作人員編寫外，大部多為無名氏之作。流行在青年農民與婦女兒童口裏，流傳頗廣。並且可供音樂戲劇工作者參考，綜與其內容：包括歌頌人民領袖毛澤東，抗日軍、共產黨、民主政府等；以及呼籲婦女解放，繳公糧，增加生產，組織民兵打游擊等等。凡根據地人民生活之民主自由，對敵鬥爭情緒之堅定，均反映在這些民歌中。希望各地文藝工作者均能注意這一工作，並深刻研究五年來抗戰民歌，發生、發展之過程，以求爾對民間藝術了解與幫助其發展。

× × ×

和人民在一起為人民而戰鬥

——記八路軍一個排長

胡 丹

一，盧排長來了，可以安心種地了

我們的排長盧天雲同志，經常帶着一個班或一個排在××寨週圍活動，附近廿里以內村莊裏，連老太太小娃娃都熟識他。因為他到每一個村子，除看地形佈置警戒外，總是跟着農會和老鄉們談話，問長問短，毫不疲倦，每次走的時候，一定把借了老鄉的東西和吃了的糧菜，各樣手續交待清楚，調查情況緊急的時候，也和老鄉講明白：「吃了你們的山藥，借了你們的盆子，你們自家招呼，下次來了再算。」

春耕時候，敵人出來破壞，拉人家牛，老鄉們恐慌得很，但祇要盧排長帶着隊伍來了，老鄉們就會笑容滿面的說着：「盧排長來了，這天可以安心種地了，」「哼！鬼子出來也不怕的。」因為他在掩護群眾春耕時，總是每日天沒亮就吃了飯，把隊伍帶到離村二、三里的山頭上隱蔽起來，放出哨兵，監視着敵人的方向，老鄉們拉着來了，婆姨娃娃也來了，拉着牛，背上口袋裝着滿黑豆，高粱，穀子，……在山溝裏，山坡上，沒有顧慮的換着幹活，因為他們相信盧排長的話：「有咱們隊伍在，你們好好的種地吧，多打糧食，老鄉和軍隊都有吃的。如果鬼子敢出來搗亂，有咱們掩護，打他狗日的。」二三月初，離××寨十里的附近村莊都一齊的投入了春耕。

二，為保衛人民利益戰鬥

去年冬天，我們的部隊剛開入軍分區，恰好碰上敵 四出搶糧，第一次××坪戰鬥時，敵人已經佔領了村後的第一個土堎子，火力如爆豆似的向我們射擊着，我們的部隊尚未佔領陣地，支隊長命令盧天雲同志「帶一三排把敵人已佔領的山堎子奪回來」！他接受命令後，迅速地用手向三排的戰士們擺了一下，並指了一下刺刀和手榴彈，戰士們都領會他的意思，馬上準備好，端着腰，握緊槍，向敵人陣地前進了，至多一分鐘的光景，他率領着戰士們用手榴彈奪下第一個第二個山堎子，打死了六個敵人，這樣我軍全部進入陣地，敵人狼狽的逃去了，一顆子彈也捨不走。

四月間，盧排長帶着一個班在××寨周圍保衛人民春耕，敵人少數不敢出來破壞，但懷恨着。一天夜裏，×縣的敵人襲擊他們來了，哨兵跑回來報告的時候，敵人已從兩面包圍來了，總有四十多個，盧天雲同志帶頭突圍，手榴彈「轟轟」的爆炸，敵人死傷了好幾名，他們安全的上了山。明天，他們依舊守護在山頭，農民們的耕作更加起勁了。

也是四月份，他帶一個班在靠近×縣的××溝住，初夏的太陽照耀着，林子裏現得很寂靜，人們已習慣了，陽光高了是吃早飯的時間，再不會發生什麼事情。可是哨兵在山上瞭見了敵人，回來報告，戰士們因昨夜的任務累了身子，都酣睡着。而盧排長呢，他在院子裏踱着。他追問：『從×有多少，從那裏來的？』『從××縣那面來，多啦！』，於是他很快的叫醒戰士們，一骨碌起來，爬上了對面的山頭，一班人散開隱蔽着。百多敵人進來了，洋洋得意的走着，幾個槍向學着鐵槍衣。盧排長告訴全班人「要瞄準打，等尖兵快下到坡底再開槍！」『對，今天咱的槍又該吃東西了。』戰士趙仔云說着，『砰』的一槍打開了，打倒了一個，接着十枝槍齊放，一排子手敵人尖兵打回在坡上，有的滾落溝裏去了，有的爬着，逃着，驚惶慌子摸狗子們亂成一團，互相踐踏着的時候，盧排長帶着全班人已經轉移到了××村。第二天老鄉們一邊上地，一邊談着：『盧排長的一班人打退鬼子一百多，鬼子死的死，跑的跑，綠黃呢制服的指揮官擱在土壩下，嚇得不敢動彈！有盧排長在，咱們種地怕個甚哩！』

三，小娃遞來的白菜

端午節的前一天，院子裏進來了兩頭灰驢，馱着兩馱子白菜，後面跟着兩個十歲左右的娃娃問道：「這裏是支隊部吧？」「是的，你兩個那個村的？」「××莊的，村副讓把兩馱白菜送給盧排長，放下把收條開上，我們要快些回去的」，我要他們進來坐，叫人把馱子抬下了，讓牲口也休息一下，問他們有信不。「有條子，沒信。」那個戴草帽的小鬼天真的說，便從衣袋裏拿出一張條子交給我，上面寫着：「××支隊盧排長同志：明日過端午了，你們很辛苦的掩護了我們春耕，使我們安心的把莊稼都種上了，沒有受到鬼子的破壞，沒少一個人，一條牛，我們沒啥好吃的送給你們，祇送去些白菜吧，致革命敬禮！××莊全村具」，我給兩個小娃開了收條，他們接過去同聲的問：「盧排長呢？」我告訴他們盧排長剛出去了，留他們等在這裏吃午飯，盧排長就回來的。他們說村副告他們要趕快回去，終於沒有等上盧排長，微微一點失望地趕着毛驢回去了。